

西夏《易》學初探^{*}

吳偉明^{**}

（收稿日期：110年3月19日；接受刊登日期：110年7月22日）

提要

易學在西夏(党項)帝國的傳播與影響至今仍未被整理。隨著黑水城西夏文獻的出土，研究西夏易學的初步條件已經形成。本文為首個有系統地探討西夏易學史的研究，重點是易學的符號及占卜如何融入西夏文化。它顯示易學的理論及實踐滲透醫學、建築、藝術、軍事、政治詞彙、曆法、占卜及世界觀等不同文化層面。

西夏人按自己的文化需要及偏好吸納易學。跟不少非漢族群相似，西夏人選擇性採納易學，對占卜、風水、醫學、軍事等實用領域特別感興趣。他們偏重占卜，對《易經》的義理及象數似乎漠不關心。從易學亦可窺見西夏文化的多元化與混種性。此開拓性研究有助加深瞭解中國與西夏的文化交流及易學如何在中國周邊與當地非漢族宗教、文化融合。

關鍵詞：非漢族易學、西夏、黑水城西夏文書、在地化

* 本研究獲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局資助(GRF14602921)。

** 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教授。

一、前言

《易經》的文本，再加上其相關的概念（如太極、陰陽、乾坤、三才、五行、八卦、九宮、十天干、十二地支等）及圖象（如《河圖》、《洛書》、《太極圖》等）可被統稱為「易學」。易學在深受漢字文化及儒家思想影響的東亞諸國的發展甚有可觀，而且與當地本土文化融合。¹ 相對而言，不屬漢字文化圈的中國周邊民族受易學的影響較淺層及局部。在周邊各民族中，曾入主中原的滿族及蒙古族的漢化較深，易學水準頗高，甚至出現滿人及蒙古人的《周易》註疏。與此相對，在中國周邊建立地方政權的民族受中國易學的影響較為間接及片面，藏族及党項族便屬於此類。對於漢族易學，他們會有選擇地吸納，用以豐富自己的宗教與文化，因此可以說是種在地化易學。藏傳佛教及党項族的尚白美學中的易理便是例子。²

党項族已不復存在，西夏文早成死語。以往西夏研究因史料匱乏及語言隔膜，起步較遲。易學在党項族及其建立的西夏帝國（1038-1227，共十帝，自稱大夏）的傳播與影響至今仍未被整理。近年透過以內蒙額濟納旗東北的黑水城出土的一些西夏文獻及其翻譯，研究党項族易學的條件開始形成。我們從文獻中得知西夏人對易占頗具興趣，但同時發現其易學、甚至漢文水準不高，謬誤甚多。究竟易學在西夏如何流傳？西夏人對易學有何偏好？易學對西夏文化有何衝擊？學界至今對這些最基本的問題仍是不太瞭解。本文為首個有系統地整理西夏易學史的研究，嘗試透過黑水城、敦煌等地出土的西夏文書，輔以中國史料及學者的專題研究成果，勾劃易學在西夏的傳播及其特色。它有助加深瞭解中國與西夏的文化交流及易學如何在中國周邊民族展開及與當地宗教、文化融合。

二、西夏歷史與《易》學

一般認為西夏是由党項族為骨幹組成的國家。党項族是古代一個畜牧民族，發祥地在中國西部四川一帶，族人散佈寧夏、甘肅、新疆、青海、西藏等西北地區。党項族屬羌族

¹ 參吳偉明：《東亞易學史論：《周易》在日韓越琉的傳播與影響》（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及 Richard J. Smith, *The I Ching: A 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apter 4 “*The Changes in East Asia*,” pp. 129-169.

² 有關易理與藏傳佛教，參 Wai-ming Ng,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Yijing* i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1 (2019), pp.19-36.

一支，因此血源及風俗與吐蕃相近。³ 隋唐宋三代漢人多認為党項族源自古羌族，稱之為「党項羌」。宋人有「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的看法。⁴ 党項族在唐宋時期時叛時降；在宋朝（960-1279）年間，他們於中國西北方建立西夏帝國。在其近兩百年的歷史中，西夏文化融合宋、遼、金、印、藏等地的元素，發展頗有可觀之處。其易學亦反映這種文化多元性及混種性。

在北宋前期的 1032 年，党項族領袖李元昊（1003-1048，祖先本姓拓跋，唐朝賜姓李）稱帝，是為景宗。他改姓嵬名，以兀卒（又譯烏珠）為名，西夏語之意為青天子，以別於漢族的黃天子，顯示西夏與宋的關係對等。⁵ 《續資治通鑑長編》記曰：「烏珠者，華言青天子也，謂中國為黃天子。」⁶ 跟據五行五色說，青屬木，黃屬土。木剋土，因此青天子的氣勢強於黃天子，由此可見元昊明白五行之道。此外，《周易·文言》申卦上六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按天尊地卑的原則，青色的天（按：玄在先秦文獻代表青色）尊於黃色的地。

元昊懂西夏語及漢語，其文化政策在強調党項族固有文化（蕃學）外，亦從宋、金、藏等地區引進儒釋道三教及醫、天文、曆算、占卜、兵法等等實用學問。他好占卜，在朝廷設立卜筮院，掌管天文、曆法、修史、宗教及占卜。其軍事及占卜受陰陽、三才、五行、八卦的影響。此外，元昊命大臣野利仁榮（?-1042）用西夏文翻譯《孝經》及《爾雅》以推廣新創的西夏文及宣揚儒學倫理。

二代皇帝毅宗李諒祚（1047-1067）比元昊更重視中國文化。1063 年他向宋朝乞求儒家書籍，獲賜九經。⁷ 這是文獻上《易經》的首次傳入西夏。《續資治通鑑長編》記：「以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從所乞也。」⁸ 《正義》大概指唐

³ 另一說法認為党項族源自鮮卑族，理據是西夏皇族姓拓跋，而拓跋為鮮卑名門望族之一。《遼史·西夏外紀》亦記：「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元·脫脫等：《二十四史：遼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043。

⁴ 元·脫脫、阿魯圖：《宋史·宋琪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卷 264，頁 9129。

⁵ Kirill J. Solonin, "Three Teachings in Xixia and Tangut Identity," pp. 26-27. 網址：https://www.academia.edu/33573065/Three_Teachings_in_Xixia_and_Tangut_Identity（最後瀏覽日期：2021.7.4）此外，「兀卒」的漢語發音與「吾祖」接近，宋人認為不敬。Ruth Dunnell, *The Great State of White and High: Buddhism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leventh-Century X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p. 115.

⁶ 宋·李燾著，清·黃以周等輯補：《續資治通鑑長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卷 122，頁 1103。

⁷ 「九經」之名初見《新唐書》，不同時代所指略有不同，但《易經》均在其中。北宋時期九經是指《易經》、《尚書》、《詩經》、《禮記》、《周禮》、《儀禮》、《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及《春秋谷梁傳》。參何忠禮：《科舉與宋代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頁 157。

⁸ 宋·李燾著，清·黃以周等輯補：《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98，頁 1834。

學者對九經的註疏，相信包括孔穎達（574-648）的《周易正義》。⁹ 若是如此，這亦是文獻上中國易著的首次傳入。不過西夏一朝並無將九經作有系統的翻譯與傳授，西夏人對儒學的熱衷遠不及藏傳佛教。¹⁰ 四代皇帝崇宗李乾順（1083-1139）立漢人女子任氏為后，於1101年建國學，供貴族子弟三百人學儒，課程包括《易經》。他又派使者至金國採購儒書。

五代皇帝仁宗李仁孝（1124-1193）在位時期西夏漢化更深，文教達盛世。他於中央設置太學及各地方建立學校，並推行科舉。他又親自舉行釋奠，奉孔子為文宣帝，於各地設廟祭祀。¹¹ 1154年西夏從金國獲賜儒書。《宋史·夏國傳》如此稱頌仁宗：「崇儒學，禁奢侈，修國史，製新律，又尊孔子為帝，增弟子員至三千人，典章文物燦然成一代宏規。蓋幾軼遼、金而上之矣！」¹²

易學在仁宗時期亦達高峰。當時的宰相幹道沖（?-1183）是西夏著名儒者，精通《周易》。他統合漢籍中的易占法，以西夏文撰《周易卜筮斷》一書，成為西夏人所寫的唯一《易》著。該書在西夏曾廣泛流通，有助普及易占。元代文人虞集（1272-1348）在其《道園學古錄》中收錄〈幹道沖像贊記〉一文，謂道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譯《論語注》，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至今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歿。夏人嘗尊孔子為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像列諸從祀。」¹³ 《周易卜筮斷》一書在西夏大概用活字版印刷成官版。¹⁴ 它在元朝仍存，可惜沒有漢譯本，清朝錢大昕（1728-1804）在《元史藝文志》將它編入《易》類。隨著西夏文在明清漸成死語，該書亦終告失傳。更遺憾的是其它書籍並未有引用，所以已完全無法知悉其內容。

七代皇帝桓宗李純祐（1177-1206）以後至滅國的三十年間，西夏在內憂外患下，文教大不如前，亦再無易學的相關記載。西夏亡國後元朝聘用多位党項族儒者。元朝進士党項人（元朝稱唐兀）余闕（1303-1358，號青陽先生）曾任翰林學士，著《五經

⁹ 胡玉冰：〈淺談西夏與宋朝文獻典籍交流〉，《西夏學》第5輯（2010年9月），頁212-214。

¹⁰ 李吉和、聶鴻音：〈西夏蕃學不譯九經考〉，《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2002年4月），頁73-78。西夏官譯儒典只有《論語》、《孟子》、《孝經》，沒有西夏文版九經。

¹¹ 北宋神宗（1048-1085）本欲封孔子為王，但因朝臣反對而放棄。宋朝無法做的事竟在西夏完成。參李祥俊：《道通於一：北宋哲學思潮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23。

¹²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收入《二十四史訂補》第13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卷38，頁17。

¹³ 元·虞集：〈幹道沖像贊記〉，收入元·蘇天爵編：《元文類》（臺北：商務印書館，1968年），卷1，頁12-13。

¹⁴ 牛達生：《西夏活字印刷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67。

傳注》。他好《周易》，自稱「亂注《易說》，廿餘年不得成。」¹⁵ 他曾花二十年用漢文撰《易說》五十卷，但無刊行。其《易》論散見《青陽先生文集》，似重視義理及政治倫理，例如他從《周易》謙卦的卦象明白君子謙虛之道，曰：「余讀《周易》之謙，未嘗不掩卷而歎曰：『聖人待小人之心，一何如是其至也？』夫陽君子也，陰小人也。小人盛則干君子，故陰至三則履。君子盛亦未嘗不下小人，故陽至三則謙。謙虛也陽本實而云虛者，不自滿假故屈而下於陰也。」¹⁶

明末李自成（1606-1645）亦是黨項人。他在1643年建立五營軍制，分別用青、赤、白、黑、黃五色代表各營，反映其五行思想。其軍師及占卜師宋獻策（?-1645）精通易占及術數。聽從獻策的意見，李自成自認是取代明朝火德的水德，建立大順政權後自稱「水德王」。水德本應配黑色，但自成認為藍才是水色，故此順朝衣冠均用藍色。崇禎時期進士趙士錦目睹明亡於順，在《甲申紀事》記曰：「賊云以水德王，衣服尚藍，故軍中俱穿藍，官帽亦用藍。」¹⁷ 元明時期黨項人已融入中原文化，被漢族、蒙古族、藏族及回族等同化，黨項族漸在歷史中消失，至清朝已不復見。

三、西夏文獻與《易》學

蒙古滅西夏時銷毀其文獻，加上西夏文在元明兩朝已成死語，所以直至二十世紀初黑水城文獻出土為止，學界過去一直難以研究西夏文明。黑水城遺址出土的西夏文書數量龐大，以西夏文及漢文書籍為主，與易學相關的文獻可分以下三大類：

第一，《周易》的西夏文翻譯及漢文抄本。黑水城文書用西夏文翻譯的漢文儒學典籍合共十多種，刻本有宋陳祥道（?-1093）的《論語全解》，寫本有《孟子》、《孟子傳》（宋·陳禾）、《孝經傳》（宋·呂惠卿，1030-1111）及《左傳》。此外，還有《易經》、《尚書》及《大學》等寫本殘卷。¹⁸ 它們現多藏於俄國及英國，暫時已公開的只有《論語全解》、《孟子傳》、《孝經傳》、《孟子》、《尚書》及《孫子兵法》等部份文獻。¹⁹

¹⁵ 元·鄭玉：《師山遺文》，卷5，收入清·紀昀、陸錫熊編：《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卷1217，頁112。

¹⁶ 元·余闕：《青陽先生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卷4，頁99。

¹⁷ 明·趙士錦：《甲申紀事》（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16。

¹⁸ 參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371；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頁107-108。《孟子》的相關文獻較多，參彭向前：《西夏文《孟子》整理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3-8。

¹⁹ 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頁371-372。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的《易經》殘本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至今仍未公開，未能研究。²⁰ 黑水城出土的密宗經典《秘密供養典》附有部分《說卦》的西夏文翻譯文字。²¹ 它的部分紙背還抄有《六十四卦圖歌》。²²

此外，一些黑水城出土的漢文書有引用《易經》相關文字，例如F1:W45 記曰：「庖犧氏，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這是抄自《史記·三皇本紀》對《周易·繫辭下》的引文。《繫辭下》無「庖犧氏，有聖德。」及「旁」字，《史記》卻有，可見它是間接抄自《史記》。²³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譯〈禪源諸詮集都序〉（唐·裴休述作）中引用王弼《周易略例》的文字，但不太精準。原文是「《周易略例》云：據要會以觀方來，則六合輻湊，未足多也。」黑水城的西夏文卻譯作「《周易》云：若據會要以觀一方，則六合輻輳，如車輪之軸。」²⁴

第二，提及易理的類書及字典。出土西夏文文獻中有抄譯不同漢籍的類書，例如《經史雜抄》選譯自唐中後期的類書《新集文詞九經抄》，內容是抄寫《論語》、《孟子》、《孝經》、《易經》、《毛詩》、《左傳》、《禮記》、《莊子》、《老子》等漢籍的金句二百多條，但錯漏百出，翻譯水準甚劣。²⁵ 此外，出土的西夏文書中有官方欽定的百科全書《聖立義海》（1182年，十五卷），內含易學相關的三才、陰陽及五行等概念。該書以「天地人」三才為綱領。其論道德曰：「隨天地德、隨陰陽和，五行蓋身，鬼神守護。」²⁶ 論物理則謂萬物生成是陽氣與陰氣的和合：「天屬陽：一切日星，光淨寰宇，陽氣下降，陰氣和合，盡成諸物。」它認為人亦是天地相交、陰陽和合而生：「陰陽和順：因陽力盛起，陰根和順生。」²⁷

西夏學者骨勒茂才編的《番漢合時掌中珠》（1190年）是漢文及西夏文的雙語字典，

²⁰ 羅福萇：〈俄人黑水訪古所得記〉，《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3號（1932年1月），頁1-7；史金波：《西夏文化》，頁107。

²¹ 日·西田龍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獻について〉，《日本學士院紀要》2005年第60卷第1號（2005年4月），頁3。

²² 馬靜：〈占卜與西夏社會研究〉，《中國民族博覽》2020年第2期（2020年1月），頁93-94。

²³ 李逸友編：《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209。

²⁴ 聶鴻音：〈《禪源諸詮集都序》的西夏譯本〉，《西夏學》第5輯（2010年9月），頁25。

²⁵ Imre Galambos, *Translating Chinese Tradition and Teaching Tangut Culture: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 from Khara-khoto* (Berlin: De Gruyter, 2015), p. 158. 《新集文詞九經抄》在中國佚失，卻在敦煌寫卷中被發現。根據聶鴻音的研究，《易經》的引文在《經史雜抄》的第九頁。參聶鴻音：〈西夏本《經史雜抄》初探〉，《寧夏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2002年6月），頁84-86。

²⁶ 轉載自袁志偉：〈《聖立義海》與西夏「佛儒融合」的哲學思想〉，《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2015年6月），頁48。

²⁷ 袁志偉：〈《聖立義海》與西夏「佛儒融合」的哲學思想〉，頁46-47。

按三才分天、地、人三部分，一共收入四百一十四條辭彙。天部所談的天體、干支及八卦均來自中國。人部有使用「陰陽和合」一詞，曰：「陰陽和合，得成人身。學習文業，仁義忠信。五常六藝，盡皆全備。」²⁸ 另外，該字典還有「五行」、「大陽」、「大陰」、「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天乾」、「地坤」、「陽氣」等與易學相關的辭彙。²⁹

第三，易占類文書。西夏人迷信鬼神，好占卜，其傳統占法多用天象、羊骨及羊內臟，其中以星占術最獲重視。中國占法傳入西夏後大受歡迎，日漸取代傳統占法。³⁰ 從史料中得知易占廣為西夏人所用。黑水城出土占卜相關文獻共三十二種，其中十四種使用易占。³¹ 與易占相關較重要的文獻有漢文寫本的《卜筮要訣》、《六十四卦圖歌》、《卦名》、《六十甲子歌》及西夏文寫本的《周易十二錢卜法》、《瑾算》、《八卦取象歌》及《五星秘集》。

《卜筮要訣》是部淺白易明的易占解說書。它避用「恆」字應是避諱宋真宗趙恒（968-1022）之名，可推測它為北宋時期抄本，但不知抄自哪個漢籍。它出土時本無題，《卜筮要訣》為現代學者按其內容才添加的。它主要使用西漢京房納甲法，將六十四卦分八宮，以八卦各主一宮。各爻與氣象、天文相對應。此說在中國甚受歡迎，而且影響周邊地區。《卜筮要訣》由四部分組成：〈八卦象例〉列舉八卦相關的東西，〈搖卦訣〉是用六銅錢搖卦的占卜法，〈六十四卦歌訣〉是納甲法的八宮卦順序，〈六十四卦占辭、占詩〉是易占的解說。³² 六十四卦占辭、占詩是《卜筮要訣》的主體，可惜只存留乾、坤、屯、蒙、需、訟、師七卦。以蒙卦為例，其占辭及占詩均顯示情況會有所改善，其文如下：



有財，宜不久轉。三頭兩望得貴人。
把他撐住。身上通利，
望是成。有一段財，是宜進。

²⁸ 西夏·骨勒茂才編：〈人事下〉，《蕃漢合時掌中珠》（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6。六藝的說法有二：一是指禮、樂、射、御、書、數六種學問；另一是指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

²⁹ 西夏·骨勒茂才編：《蕃漢合時掌中珠》，頁9，17，20-21，34。

³⁰ 聶鴻音：〈西夏文獻中的占卜〉，《西夏研究》2015年第2期（2015年6月），頁3-14。

³¹ 趙小明：〈黑水城漢文占卜文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昌吉學院學報》第1期（2016年2月），頁65-70。

³² 彭向前：〈西夏漢文寫本《卜筮要訣》再探〉，《寧夏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2010年2月），頁102-106。

驚波淺浪尚疑舟，進志如何有滯留。
待得事謀歸己用，兩頭耗意其悠悠。³³

此抄本別字、衍字甚多，抄者漢字水平明顯不高。這亦是西夏漢文獻的常見問題。《卜筮要訣》反映西夏人易占時喜用簡單的拋錢法，以取代正統的蓍草起卦法。³⁴

《六十四卦圖歌》是介紹京房納甲法為基礎的占卜書，應為北宋初年寫本。因避諱宋真宗趙恒之名，內文將恒卦改稱常卦。此書與明朝徐紹錦編的《斷易天機》相近，連部分文字亦一致，可見京房納甲法在宋元明一直流行。《六十四卦圖歌》有助重組已失傳的京房易。³⁵ 全書的體裁是用六十四卦占其父母、兄弟、官鬼（按：官運、福祿）、子孫、妻財這六大關係（六親）的運程，然後以史解說，再加七言詩《頌》、四言詩《讚》及五言詩《歌》。這種形式雖來自中國，但十分適合能歌擅舞的党項族，而且對普及易占有幫助。出土的《六十四卦圖歌》只保留五十七卦，內文多缺字、別字。以蒙卦為例，其以史說卦、頌、讚、歌分別如下：

蒙卦

八月卦、飛丙戌土、伏乙酉金

此卦是王莽奪漢家社稷。得此卦，知漢家大王。

頌曰：

山水濛濛未可行，登高涉險幾歡榮。

遲疑進退待攜接，童子求時自有情。

讚曰：

蒙者昧也。山下有泉，退即困險。進□逢山。

徊徨返覆，迢悶相連，多憂過失，病患相纏。

欲進欲退，疑惑不前。

歌曰：

³³ 孫繼民、宋坤、陳瑞青編：《俄藏黑水城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29-330。

³⁴ 這似乎是中國周邊民族常用的易占法。藏人亦好以拋六銅錢起卦。Wai-ming Ng,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Yijing* i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p. 27.

³⁵ 胡若飛：〈西夏京房易漢文寫本殘佚爻象考略〉，《西夏研究》2011年第4期（2011年12月），頁41-44。

童蒙初受訓，言語未分明。進退□巖嶮，踟躕憂慮情。
囚人看即放，病體氣還生。忌涉北方水，魚龍動心驚。³⁶

《卦名》乃西夏神宗光定八年（1218年）時由僧人幾所撰，有稱〈讚佛稱讚慈尊〉的解題，將佛家語用於易卦，解說沿用佛語「偈」。可惜殘卷只保留少量片段，令人難以解讀。例如乾卦只餘以下數字：「僧幾負謹詣佛。乾☰，四月卦。軋□□□□，還□□□□。既□□□□。」³⁷文中竟誤用坤的卦象☷作乾☰，可見抄者若不是粗心大意，便是對易學一竅不通。³⁸《卦名》與其它出土的佛典混在一起，估計是西夏佛僧的易占記錄。³⁹

《六十甲子歌》來自中國的納音取象法，在中國稱《六十甲子納音歌》，相傳此法創自鬼谷子及東方朔，它用七言詩形式將六十甲子配五行、陰陽及十二地支。例如首四甲子的歌是「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爐中火。」⁴⁰在中國賣卜者均要背誦其訣，可用於算命或治病。黑水城的《六十甲子歌》為西夏抄本，以潦草的楷書寫成，有頗多錯字缺字。

《周易十二錢卜法》與敦煌文獻《李老君周易十二錢卜法》的卜法相同。⁴¹其卜法是将十二枚銅錢同時擲於盤中，然後看其文（正面）縵（背面）以決吉凶。文（或稱花）為陽，縵為陰。以十文二縵為例，是大凶的土火卦。《周易十二錢卜法》解曰：「十花二縵，土火卦也。訴訟後多事，婚事不作。行人來遲，病人難愈。求財不得，棄失仍在，逃亡不得，後□尋得，亦不利。」⁴²從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的《大唐三藏卦本》，顯示西夏人在使用十二錢卜法前有拜唐玄奘的習俗。⁴³

《瑾算》是占星書，內容與陰陽、五行、八卦、干支相關，至今仍未被完整破譯。《瑾算》附有生時命盤，該命盤由內至外，依次是陰陽五行、十二地支、與黃道十二宮。⁴⁴

³⁶ 孫繼民、宋坤、陳瑞青編：《俄藏黑水城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中）》，頁567-568。

³⁷ 孫繼民、宋坤、陳瑞青編：《俄藏黑水城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中）》，頁616。

³⁸ 卦象出錯情況在黑水城文獻中相當普遍，例如F1：W44中的八卦卦象中竟有三卦不對。參李逸友編：《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頁209。

³⁹ 王巍：《黑水城出土漢文符占秘術文書考釋》（中國：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碩士論文，2013年），頁23。

⁴⁰ 王巍：《黑水城出土漢文符占秘術文書考釋》，頁584。

⁴¹ 趙坤：〈英藏黑水城文獻《周易十二錢卜法》初探〉，《西夏研究》2016年第1期（總25期）（2016年3月），頁32-37。這種十二錢卜法在敦煌亦有出土，反映它在吐蕃（西藏）頗為流行。

⁴² 趙坤：〈英藏黑水城文獻《周易十二錢卜法》初探〉，頁33。

⁴³ 孫伯君：〈從兩種西夏文卦書看河西地區「大唐三藏」形象的神化和占卜與佛教的交融〉，《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2016年8月），頁72-78。唐五代時期河西地區民間流行十二錢卜法，西夏亦受其影響。《大唐三藏卦本》以五行為卦名，如金卦、土木卦等。

⁴⁴ 參榮智潤：〈西夏文《瑾算》所載圖例初探〉，《西夏學》第10輯（2014年6月），頁172-176。

《八卦取象歌》是解釋八卦卦象的歌訣，幫助初學者記憶八卦的卦象。原文是「乾三連，坤六斷，離中虛，坎中滿，震仰盂，艮覆碗，兌上闕，巽下穴。」⁴⁵ 朱熹（1130-1200）在《周易本義》中有《八卦取象歌》，但次序與文字略有不同。朱子的版本是「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碗，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巽下穴」變作「巽下斷」。不過南宋亦有不同版本的《八卦取象歌》，不知西夏文版抄自哪個宋版。⁴⁶

《五星秘集》（1183年）是西夏人骨勒仁慧所編有關五色占法的書。五色占法來自東漢《易》讖緯之學，初見於隋朝文獻，至宋而盛，在西夏亦十分流行。它以五色（青、赤、黃、白、黑）分別配五行（木、火、土、金、水），用來預測各大小事情。以天上的雲為例，《五星秘集》指出黃色則豐收，青色有蟲災，白色有疾病、死亡，紅色有戰爭，黑色有水災。⁴⁷ 史書《西夏書事》亦記五色占的流行。1144年秋季西夏天空曾出現長達五十多天的彗星，仁宗聽從群臣之言而改元。有大臣在奏章引漢讖緯書《鈞命訣》，用五色占法解釋五種可能出現的亂象曰：「彗有五色：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盜冗，強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江湖決，處處賊起。」⁴⁸

從上述三類出土文書中，可見西夏人對《易經》的文字及象數一知半解，錯漏百出。他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占卜，這類文獻為數最多。除易占外，易理亦被廣泛應用於不同的占卜術上。

四、西夏文化與《易》學

西夏人對易學認識不深，只對易占感興趣，但與易理相關的陰陽五行思想卻對西夏文化有一定的影響。其影響在不同文化範疇都留下痕跡，但卻不算明顯及深遠。這從西夏的國名、王陵、年號、曆法、藝術、文學、兵法及醫學可窺見一斑。

「西夏」是宋人對其稱呼，西夏人自稱「大白高國」、「大白上國」、「白高大夏」、

⁴⁵ 聶鴻音：〈西夏文獻中的占卜〉，頁4。

⁴⁶ 宋·徐總幹的《易傳燈》用「巽下穴」，但其八卦取象次序跟西夏版不同。宋·徐總幹：《易傳燈》（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5。

⁴⁷ 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頁324-325。

⁴⁸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收入《二十四史訂補》第13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卷35，頁17。此引文原出《後漢書》所引魏·宋均的《孝經鈞命訣》。見漢·班固：〈志第10·天文上〉，《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卷20，頁2187。

「白上大夏國」及「西朝」。⁴⁹ 這些稱號均與五行說相關，因西夏地處西方的金位，而金尚白之故。⁵⁰ 西夏人尚白之風因此有了五行的理論基礎。金為五行之首，西夏自詡是「得西方金氣」及「雄鎮金方」的上國。元昊給宋朝的表以「白上」（按：西夏文音譯為「邦泥定」）為國名，要求「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⁵¹ 西夏皇太后在一〇五〇年為在銀川新建的承天寺所撰的銘文亦稱西夏得西方金行之氣以鎮河西，「銀啟中興，雄鎮金方，恢拓河右。」⁵² 《聖立義海》曾明言「國屬金」，它介紹西夏在年末臘日祭神時謂：「年末臘日。國屬金，土日，君出射獵，備諸食。星影升。準備供奉天神，賞賜官宰風樂。」⁵³

西夏人重視風水，位於銀川賀蘭山的西夏王陵依風水而建。⁵⁴ 採唐宋陵的做法，西夏陵均坐北朝南。⁵⁵ 《周易·說卦》有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一般而言，中國君王登基後向南而坐，死後帝陵亦坐北向南，西夏陵亦受此思想影響。西夏陵的設計配合陰陽五行，選西方金位，金配五音之商。⁵⁶ 按北宋官方葬書《地理新書》（1057年），西北高位為風水吉位，曰：「商音以其西北高，東南下。水流出巽（按：八卦之一，東南位），如天地之勢也。」⁵⁷ 西夏陵正是採取「西北高，東南下，水流出巽」的佈局。西北為賀蘭山，東南為銀川平原，水流出黃河。此外，有人發現若從高空俯視西夏陵，九座帝皇墓組成北斗七星的圖案，其中八座王陵的分佈又與八卦圖形相近。⁵⁸ 從以上的例子可見與易理關係密切的風水思想早已傳入西夏。蒙古人在滅西夏時，曾刻意破壞西夏王陵的風水龍脈。

西夏曾使用的年號共三十二個，其中九個有「天」字，四個有「大」字。有學者認為

⁴⁹ 王炯、彭向前：〈「五德終始說」視野下的「大白高國」〉，《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第35卷第3期（2009年7月），頁68-71。

⁵⁰ Ruth Dunnell, *Tanguts and the Tangut State of Ta Hsia*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3), p. 30; 吳天墀：〈西夏稱「邦泥定」即「白上國」新解〉，《寧夏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1983年9月），頁63-70。

⁵¹ 元·脫脫、阿魯圖：《宋史·夏國傳上》，卷485，頁13995-13996。「白上國」之名由李元昊所定。《宋史》記元昊稱其國「邦泥定國」。邦泥定為西夏文音譯，意為白上。

⁵² 西夏·沒藏：〈夏國皇太后新建承天寺接佛頂骨舍利碑〉（1094年立），收入明·胡汝礪、管律編：《嘉靖寧夏新志》（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53。

⁵³ 克恰諾夫、李範文、羅矛昆編：《聖立義海》（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55。

⁵⁴ 僧人：《王國與東方金字塔》（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203。

⁵⁵ 趙小明：〈略論西夏的占卜信仰〉，《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4期（2013年9月），頁103。

⁵⁶ 牛達生：〈西夏王陵考古擷英〉，收入寧夏回族自治區文化廳編：《寧夏考古記事·寧夏文史資料第24輯》（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204。

⁵⁷ 王洙：《地理新書》（臺北：集文書局，1985年），頁392。

⁵⁸ 唐榮堯：《王朝湮滅：為西夏帝國叫魂》（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6年），頁186。

此乃來自《象傳·臨卦》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⁵⁹ 其中四個年號更是直接引自《易經》。三代皇帝惠宗李秉常（1061-1086）的「乾道」（1069-1070）來自《易經·乾卦》：「乾道變化，各正性命。」⁶⁰ 四代皇帝崇宗的「貞觀」（1101-1113）及「大德」（1135-1139）分別典出《周易·繫辭下》的「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及《易經·繫辭下》的「天地之大德曰生。」七代皇帝襄宗李安全（1170-1211）的「應天」（1206-1209）語出《易革卦彖辭》的「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出土西夏銅幣亦見易理。西夏文錢共有六種：福聖寶錢、大安寶錢、天祐寶錢、天慶寶錢、貞觀寶錢、乾佑寶錢。⁶¹ 它們正面鑄西夏文，部分背面是雙日雙月圖案。其中「天祐」、「貞觀」、「乾佑」均出自《易經》。

西夏曆基本上以宋曆為本。西夏文及漢文的《曆書》均使用干支、五行、八卦、節氣等配對不同年份及月份的變化及吉凶。⁶² 俄藏黑水城文獻No.5282 是夏正德三年（1129年）的西夏文曆書，將該年配干支的己酉、二十八宿的柳宿、八卦中的乾卦。⁶³ 《蕃漢合時掌中珠》有關曆法的詞中有「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等詞。⁶⁴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八卦法》、《九宮法》、《二十四節氣》、《六十甲子歌》等曆法占書。曆法跟占法密不可分，因此西夏朝廷掌天文曆法的機構稱卜算院，兼掌替朝廷占卜之職。

西夏藝術包含一些與易理相關的東西。銀川出土一批精美西夏青銅器，其中有一件道家文物雙龍紐八卦鐘，上部方框格內有八卦圖案。此鐘與一些佛教銅像一起出土，可見西夏文化中的佛道融合現象。⁶⁵ 一些西夏瓷器有太極圖案。西夏瓷器中白瓷甚多，大概跟西夏人尚白色有關。西夏瓷釉以黑、白色為主，上釉多為黑白相間以示陰陽和合。賀蘭山西夏王陵出土文物中有西夏皇室用的黑白瓷器。甘肅省武威市（古稱涼州）塔兒灣西夏遺址出土的西夏瓷器中有太極圖印紋的黑釉壺。⁶⁶ 西夏石刻墓誌銘多在背面刻有八卦圖，內蒙出土的宋代党項族軍事領袖李光睿、李繼筠及李光遂的墓誌銘便是例子。⁶⁷ 這種設

⁵⁹ 薑歆：《西夏法律制度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5。

⁶⁰ 乾為首卦。西夏年號中使用「乾」字有三：乾道、乾祐（1170-1193）及乾定（1123-1126）。參顧靜：《中國歷代紀年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74。

⁶¹ 張宏明：《錢幣》（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頁120。

⁶² 史金波：〈西夏的曆法和曆書〉，《民族語文》2006年第4期（2006年8月），頁41-48。

⁶³ 彭向前、李曉玉：〈一件黑水城出土的夏漢合璧曆日考釋〉，《西夏學》第4輯（2009年7月），頁55-56。

⁶⁴ 史金波、魏同賢、克恰諾夫主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3-6。

⁶⁵ 史金波：《西夏社會·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22-123。

⁶⁶ 黨菊紅：〈武威塔兒灣出土的西夏瓷壺〉，《隴右文博》2009年2期（2009年12月），頁81-84。

⁶⁷ 杜建錄：〈中國藏西夏文獻敘錄〉，《西夏學》第3輯（2008年7月），頁127。

計應是受宋人的影響。⁶⁸

西夏文學以詩歌為主，有用西夏文及漢文撰寫的西夏詩。西夏古塔遺址出土佚名詩集中的漢詩《冬至》，首句「變泰微微復一陽」是來自復卦「一陽來復」的卦象。⁶⁹ 後唐的《李仁寶妻破丑氏夫人墓誌銘》（930年）的銘文首句是「三才啟序，二聖垂明。既分天地之形，爰列乾坤之像。」⁷⁰ 它使用陰陽、乾坤、三才歌頌天地文明開化。

西夏兵法含五行。開國之君李元昊深諳兵法，熟讀《易經》與《曆法》結合的占星兵書《太乙金鑿訣》，並將其應用於軍事上。⁷¹ 《太乙金鑿訣》是有關太乙神數的應用書。太乙神數與奇門、六壬合稱術數三式。《太乙金鑿訣》節錄自唐代道士兼天文學者王希明的《太乙金鏡式經》，內有陰陽、三才、五行、八卦等思想。《太乙金鏡式經》多處仿效《易經》。《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提要對它作如此介紹：「核其大旨，乃仿《易》、《曆》而作。其以一為太極，因之生二目，二目生四輔，猶《易》之兩儀四象也。又以計神，與太乙合之為八將，猶《易》之八卦也。」⁷²

西夏人對含易理的中國兵法頗感興趣，但西夏文翻譯卻不太精準，例如英藏黑水城文獻的《孫子兵法》殘本將「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譯作「𐽀𐽁𐽂𐽃𐽄𐽅𐽆𐽇𐽋𐽍𐽎𐽏𐽐𐽈𐽉𐽊𐽌𐽑𐽒𐽓𐽔𐽕𐽖𐽗𐽘𐽙𐽚𐽛𐽜𐽝𐽞𐽟𐽠𐽡𐽢𐽣𐽤𐽥𐽦𐽧𐽨𐽩𐽪𐽫𐽬𐽭𐽮𐽯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𐼀𐼁𐼂𐼃𐼄𐼅𐼆𐼇𐼈𐼉𐼊𐼋𐼌𐼍𐼎𐼏𐼐𐼑𐼒𐼓𐼔𐼕𐼖𐼗𐼘𐼙𐼚𐼛𐼜𐼝𐼞𐼟𐼠𐼡𐼢𐼣𐼤𐼥𐼦𐼧𐼨𐼩𐼪𐼫𐼬𐼭𐼮𐼯𐼰𐼱𐼲𐼳𐼴𐼵𐼶𐼷𐼸𐼹𐼺𐼻𐼼𐼽𐼾𐼿𐽀𐽁𐽂𐽃𐽄𐽅𐽆𐽇𐽋𐽍𐽎𐽏𐽐𐽈𐽉𐽊𐽌𐽑𐽒𐽓𐽔𐽕𐽖𐽗𐽘𐽙𐽚𐽛𐽜𐽝𐽞𐽟𐽠𐽡𐽢𐽣𐽤𐽥𐽦𐽧𐽨𐽩𐽪𐽫𐽬𐽭𐽮𐽯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𐽀𐽁𐽂𐽃𐽄𐽅𐽆𐽇𐽋𐽍𐽎𐽏𐽐𐽈𐽉𐽊𐽌𐽑𐽒𐽓𐽔𐽕𐽖𐽗𐽘𐽙𐽚𐽛𐽜𐽝𐽞𐽟𐽠𐽡𐽢𐽣𐽤𐽥𐽦𐽧𐽨𐽩𐽪𐽫𐽬𐽭𐽮𐽯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𐽀𐽁𐽂𐽃𐽄𐽅𐽆𐽇𐽋𐽍𐽎𐽏𐽐𐽈𐽉𐽊𐽌𐽑𐽒𐽓𐽔𐽕𐽖𐽗𐽘𐽙𐽚𐽛𐽜𐽝𐽞𐽟𐽠𐽡𐽢𐽣𐽤𐽥𐽦𐽧𐽨𐽩𐽪𐽫𐽬𐽭𐽮𐽯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其意思變了「五行勝不定，四時常變化」。⁷³ 諸葛亮兵書《將苑·兵勢》重天地人三才，其西夏文版出現原文沒有的「陰陽」。⁷⁴ 西夏女子兵團（麻魁）使用金、木、水、火、土（白、青、黑、紅、黃）的五行令旗「五行旗」。旗上有西夏文「令」字。

深受中國及金國醫學影響的西夏醫學包含陰陽、五行、八卦等易理。黑水城出土的鍼灸書多以易卦配鍼灸。⁷⁵ 西夏漢文文書No. 2630《新譯銅人血鍼灸典》在序文的首句便是：「人類地上有情一切中最上。陰陽和合識生者，五行命運、鬼神守護。身相正。」⁷⁶ 以

⁶⁸ 達官貴人的墓誌銘在背面刻八卦的做法在隋唐時已有，在宋代相當流行，此風吹至契丹及西夏。參杜建錄：〈宋代黨項拓跋部大首領李光睿墓誌銘考釋〉，《西夏學》第1輯（2006年10月），頁102-109。

⁶⁹ 寧夏文物考古研所：《拜寺溝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頁272。

⁷⁰ 其拓本見康蘭英：《榆林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頁77。李仁寶是黨項拓跋氏的地方領袖。

⁷¹ 榮智潤：〈西夏占卜考〉，《劍南文學（經典閱讀）》第1期（2014年8月），頁159。

⁷² 紀昀、陸錫熊、孫士毅：《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444。

⁷³ 林英津：〈西夏文《孫子兵法·虛實·軍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年3月25日講論會閱讀資料，頁2。（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eboard/colloquia/2013/20130325_abstract.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7.4）。

⁷⁴ Galambos, Imre, *Translating Chinese Tradition and Teaching Tangut Culture: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 from Khara-Khoto*, p. 235.

⁷⁵ 日·西田龍雄：〈西夏語訳六十四卦と鍼灸書〉，收入三笠宮殿下米壽記念論集刊行會編：《三笠宮殿下米壽記念論集》（東京：刀水書房，2004年），頁557-577。

⁷⁶ 日·西田龍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獻について〉，頁5。

八卦九宮配人體八脈可能來自金朝醫學。⁷⁷ 黑水城文獻中有金版的漢文本《六壬課秘訣》，以五行相生相剋為理論基礎，為病人占卜吉凶。其五行醫占一例如下：「克金喘嗽肚漲瀉，克水增寒臍下酸。克火心痛傷冷物，克木風牙溢怒難。」⁷⁸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書F137：W2用五行、八卦、天干、地支等觀念談論不同疾病。其論腸胃病曰：「飲食難消脾胃傷，五行推究細消詳。□（按：所缺之字應是土）虛木旺食難克，腹痞心朦□面黃。」⁷⁹

西夏病人在食藥時有面向東方的習慣，例如甘肅武威出土的西夏文醫方記曰：「治寒氣方，花椒皮，於翌晨空腹時，取新冷水，服二十一粒，面東。……東為木，大吉，可吸陽氣，補肝膽」⁸⁰ 這種帶有巫醫味道的做法來自中國道教醫學。唐朝命理學家李虛中（761-813）在《五行書》亦謂：「辟厭疾病，正月元旦，面東。以齋水吞赤小豆三七枚，一年無諸疾。」⁸¹ 西夏醫學保留五行風水命理的元素。法藏敦煌文獻 P.2865《發病書》指出在不同年份，五色人種（黑青黃赤白）會按陰陽五行的盛衰出現不同的病徵。⁸²

五、結語

《易經》在 1063 年已作為九經之一傳入西夏，與易學相關的陰陽五行、八卦、占卜則更早傳入，西夏首位皇帝李元昊已使用它們於軍事上，直至西夏在 1227 年滅亡，易學在西夏的傳播長逾個半世紀。西夏的漢化程度雖高於吐蕃，但西夏人的漢語能力及漢學知識均有限，無法充分理解《易經》的義理與象數。西夏易學一直仍停留在初階。西夏人按自己的文化需要吸收漢族易學。他們偏重易占與陰陽、五行及八卦相關的易理。易學在西夏文化的角色並非十分明顯，在研究上帶來很大挑戰。透過出土文獻及中國史料，本研究可初步歸納西夏易學的一些特色：

第一，易學在西夏的傳播及影響有限。西夏重視佛教多於儒教及道教，在出土文獻中

⁷⁷ 金朝竇漢卿（1196-1280）的《針經指南》（1295 年）已有此種思想。此書出版時西夏及金均已滅。從《針經指南》的水準可推測此論早已流行金國。參段成功、單書健、王者悅：《中華古文獻大辭典：醫藥卷》（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年），頁 155。

⁷⁸ 史金波、魏同賢、克恰諾夫主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 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84。亦有學者認為《六壬課秘訣》是明清刻本。

⁷⁹ 王巍：《黑水城出土漢文符占秘術文書考釋》，頁 29。

⁸⁰ 轉引自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頁 310。

⁸¹ 收入明·李時珍著、張國林注：《本草綱目》（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8 年），頁 644。

⁸² 陳於柱：〈武威西夏二號墓彩繪木板畫「蒿裡老人」考論〉，《西夏學》第 5 輯（2010 年 9 月），頁 117-122。

亦以佛教類居多，儒學類偏少，而《易經》在儒學類中又屬少數，遠不及《論語》、《孟子》及《孝經》。西夏《易》類文獻的抄寫及翻譯均錯漏百出，可見一般西夏人對易學的基本認識不足。文獻中並無西夏朝廷鼓勵易學的記錄，例如官方翻譯、重版均無《易經》。西夏沒有經筵講經的制度。西夏漢化程度不及遼、金，西夏學者漢文能力不高，官員沒有被要求學習九經。因缺乏直讀漢文的能力，有些像日本儒者的訓讀，党項人用西夏語的方式來閱讀漢籍。《易經》本身的義理及象數雖未能引起較大關注，但與其相關的陰陽、五行、三才、八卦等易理卻在西夏文化的不同層面留下一些若隱若現的烙印。

第二，西夏人只對易占及易理在軍事、醫學、政治上的應用產生興趣，對《易經》本身的義理及象數似乎漠不關心。官方文書及民間記錄並無發現有引用《易經》傳達政治主張或道德資訊的例子。艱澀難懂的象數易更非西夏人所能明白。西夏人只喜歡一些淺白易明的易占法，包括拋銅錢起卦法及京房納甲法。最可惜的是西夏人唯一撰寫的易著《周易卜筮斷》未有保存下來，未能進一步瞭解西夏人的易占方法及水準。西夏人對漢族易學的選擇性攝取是在地化的表現。

第三，西夏因地理及歷史因素，本身的文化主體性並不像吐蕃般明顯，它成為中國、西藏、女真及印度文化的大熔爐。⁸³ 這種文化多元化與混種性在西夏易學中隨處可見。易類及易占之書主要由中國傳入，含易理的西夏醫學受中國及金國的共同影響，八卦九宮說來自藏傳佛教及女真醫學，道家文物雙龍紐八卦鐘與佛教文物一起出土及西夏僧人用佛理解卦等均是例子。

⁸³ 党項族不是沒有本土宗教，但只停留薩滿教的階段，所以不久被西藏、中國、印度等地傳入的佛教所取代。參日·大西啓司：〈西夏の土着信仰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西藏学会會報》第55號（2009年7月），頁27-37。

徵引文獻

古籍

- 漢·班固 BAN, GU:《後漢書》*Hou Han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0年)。
- 宋·李燾 LI, DAO 著,清·黃以周 HUANG, YI-ZHOU 等輯補:《續資治通鑑長編》*Xu Zizhi Tongjian Changbi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6年)。
- 宋·徐總幹 XU, ZONG-GAN:《易傳燈》*Yi Chuan Deng*(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年)。
- 西夏·骨勒茂才 GULEI, MAOCAI 編:《蕃漢合時掌中珠》*Fan-Han Heshi Xiangzhongzhu*(銀川 Inchuan:寧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er, 1989年)。
- 元·余闕 YU, QUE:《青陽先生文集》*Qingyang Xiansheng Wenji*(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4年)。
- 元·脫脫 TUO, TUO, 阿魯圖 ALUTU:《宋史》*Song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7年)。
- 元·脫脫 TUO, TUO 等:《二十四史:遼史》*Ershisi Shi: Liao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0年)。
- 元·鄭玉 ZHENG, YU:《師山遺文》*Shishan Yiwen*, 收入清·紀昀 JI, YUN、陸錫熊 LU, XI-XIONG 編:《文淵閣四庫全書》*Wenyuange Sikuquans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3年), 卷 1217。
- 元·蘇天爵 SU, TIAN-JUE 編:《元文類》*Yuan Wen Lei*(臺北 Taipei: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1968年)。
- 明·李時珍 LI, SHI-ZHEN、張國林 ZHANG, GUO-LIN 注:《本草綱目》*Bencao Gangmu*(北京 Beijing: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China P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td, 1998年)。
- 明·胡汝礪 HU, RU-LI、管律 GUAN, LU 編:《嘉靖寧夏新志》*Jiaping Ningxia Xinzhi*(銀川 Inchuan:寧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er, 1985年)。
- 明·趙士錦 ZHAO, SHI-JIN:《甲申紀事》*Jiashen Ji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9年)。

- 清·吳廣成 WU, GUANG-CHENG:《西夏書事》*Xixia Shushi*, 收入《二十四史訂補》*Ershisi Shi Dingbu* 第 13 冊 (北京 Beijing: 書目文獻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1996 年)。
- 清·紀昀 JI, YUN、陸錫熊 LU, XI-XIONG、孫士毅 SUN, SHI-YI:《欽定四庫全書總目》*Qinding Sikuquanshu Zhongm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年)。
- 史金波 SHI, JIN-BAO、魏同賢 WEI, TONG-XIAN、克恰諾夫 KEQIANUOFU 主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 4 冊》*Ecang Heishuicheng Wenxi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7 年)。
- 史金波 SHI, JIN-BAO、魏同賢 WEI, TONG-XIAN、克恰諾夫 KEQIANUOF 主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 10 冊》*Ecang Heishuicheng Wenxi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9 年)。
- 李逸友 LI, YI-YOU 編:《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Heicheng Chutu Wenshu, Hanwen Wenshu Juan* (北京 Beijing: 科學出版社 Science Press, 1991 年)。
- 克恰諾夫 KEQIANUOFU、李範文 LI, FAN-WEN、羅矛昆 LUO MAO-KUN 編:《聖立義海》*Shen Li Yi Hai* (銀川 Inchan: 寧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er, 1995 年)。
- 寧夏回族自治區文化廳 NINGXIA HUIZU ZIZHIQU WENHUATING 編:《寧夏考古記事 *Ningxia Kaogu Jishi*·寧夏文史資料 *Ningxia Wenshi Ziliao* 第 24 輯》(銀川 Inchan: 寧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er, 2001 年)。

近人論著

- 王洙 WANG, ZHU:《地理新書》*New Book on Geomancy* (臺北 Taipei: 集文書局 Jiwen Shuju, 1985 年)。
- 王炯 WANG, JIONG、彭向前 PENG, XIANG-QIAN:〈「五德終始說」視野下的「大白高國」〉“Dabaigaogu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of the Beginning and Ending of Five Forces”,《青海民族學院學報》*Journal of 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第 35 卷第 3 期 (2009 年 7 月), 頁 68-71。
- 王巍 WANG, WEI:《黑水城出土漢文符占秘術文書考釋》*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hinese Talisman Documents Unearthed in Khara-Khoto*: 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碩士論文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School of Tangut Studies, Ningxia University, 2013 年)。
- 牛達生 NU, DA-SHENG:《西夏活字印刷研究》*A Study of Movable-Type Printing in Xixia* (銀川 Inchan:

- 寧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er, 2004 年)。
- 史金波 SHI, JIN-BAO:《西夏文化》*Xixia Culture*(吉林 Jilin:吉林教育出版社 Jilin Education Press, 1986 年)。
- 史金波 SHI, JIN-BAO:〈西夏的曆法和曆書〉“Calendar and Almanac in Xixia”,《民族語文》*Minzu Yuwen* 2006 年第 4 期(2006 年 8 月),頁 41-48。
- 史金波 SHI, JIN-BAO:《西夏社會·第 1 卷》*Tangut Society, Volume One*(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er, 2007 年)。
- 杜建錄 DU, JIAN-LU:〈宋代黨項拓跋部大首領李光睿墓誌銘考釋〉“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pitaph of Li Guang-Rui, A Leader of Tangut Taba Clan of the Song Period”,《西夏學》*Xixia Studies* 第 1 輯(2006 年 10 月),頁 102-109。
- 杜建錄 DU, JIAN-LU:〈中國藏西夏文獻敘錄〉“A Record of Tangut Documents in China”,《西夏學》*Xixia Studies* 第 3 輯(2008 年 7 月),頁 72-158。
- 何忠禮 HE, ZHONG-LI:《科舉與宋代社會》*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and the Song Society*(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6 年)。
- 李吉和 LI, JI-HE、聶鴻音 NIE, HONG-YIN:〈西夏蕃學不譯九經考〉“A Study of the Nine Classics Untranslated in Tangut Foreign Studies”,《民族研究》*Ethno-National Studies* 2002 年第 2 期(2002 年 4 月),頁 73-78。
- 李祥俊 LI, XIANG-JUN:《道通於一:北宋哲學思潮研究》*One is the Way: A Study of Northern Song Philosophies*(北京 Beijing: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6 年)。
- 吳偉明 WU, WEI-MING (NG, WAI-MING):《東亞易學史論:《周易》在日韓越琉的傳播與影響》*A History of Yijing Studies in East Asia: The Popularization and Impact of the Zhouyi in Japan, Koream Vietnam and the Ryukyu*(臺北 Taipei: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7 年)。DOI: 10.6327/NTUPRS-9789863502500。
- 吳天墀 WU, TIAN-CHI:〈西夏稱「邦泥定」即「白上國」新解〉“Bang Ni Ding Means Bai Shang Guo in Xixia, A New Interpretation”,《寧夏大學學報》*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 1983 年第 3 期(1983 年 9 月),頁 63-70。
- 林英津 LIN, YING-JIN:〈西夏文《孫子兵法·虛實·軍爭》〉“*The Art of War by Sun Tzu, Chapters on Vacuity and Substance, Military Combat in the Tangut Language*”,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013 年 3 月 25 日講論會閱讀資料,頁 2。網址: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eboard/colloquia/2013/20130325_abstract.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7.4)。

- 胡玉冰 HU, YU-BING:〈淺談西夏與宋朝文獻典籍交流〉“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Book Exchange between Xixia and Song”,《西夏學》*Xixia Studies* 第5輯(2010年9月),頁212-214。
- 胡若飛 HU, RUO-FEI:〈西夏京房易漢文寫本殘佚爻象考略〉“A Study of the Fragment of Chinese Edition of Jing Fang’s *Yijing* Studies of the Western Han”,《西夏研究》*Xixia Yanjiu* 2011年第4期(2011年12月),頁41-44。
- 段成功 DUAN, CENG-GONG、單書健 SHAN, SHU-JIAN、王者悅 WANG, ZHE-YUE:《中華古文獻大辭典:醫藥卷》*A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 Medicine*(長春 Changchun:吉林文史出版社:Jilin Weishi Press,1990年)。
- 袁志偉 YUAN, ZHI-WEI:〈《聖立義海》與西夏「佛儒融合」的哲學思想〉“*Shengliyihai* and the Notion of Buddhist-Confucian Integration in Xixia”,《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年第3期(2015年6月),頁46-50。
- 唐榮堯 TANG, RONG-YAO:《王朝湮滅:為西夏帝國叫魂》*The Disappearance of a Kingdom: Calling the Soul of the Xixia Kingdom*(北京 Beijing:光明日報出版社 Guangming Daily Publishing House,2006年)。
- 馬靜 MA, JING:〈占卜與西夏社會研究〉“A Study of Divination and Xixia Society”,《中國民族博覽》*China National Exhibition* 2020年第2期(2020年1月),頁93-94。
- 孫伯君 SUN, BO-JUN:〈從兩種西夏文卦書看河西地區「大唐三藏」形象的神化和占卜與佛教的交融〉“The Deification of Tang Sanzhang and the Fusion of Divination and Buddhism from Two Xixia Oracle Books”,《民族研究》*Ethno-National Studies* 2016年第4期(2016年8月),頁72-78。
- 孫繼民 SUN, JI-MIN、宋坤 SONG, KUN、陳瑞青 CHEN, RUI-QING 編:《俄藏黑水城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A Management and Study of Non-Buddhist Texts Found in Khara-Khoto*(北京 Beijing: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2年)。
- 陳炳應 CHEN, PING-YING:《西夏文物研究》*A Study of Xixia Civilization*(銀川 Inchan:寧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er,1985年)。
- 陳於柱 CHEN, YU-ZHU:〈武威西夏二號墓彩繪木板畫「蒿裡老人」考論〉“A Study of the Colored Wooden Painting of the Haori Old Man Unearthed in the Wuwei Xixia Tomb No. 2”,《西夏學》*Xixia Studies* 第5輯(2010年9月),頁117-122。
- 張宏明 ZHANG, HONG-MING:《錢幣》*Currencies*(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1995年)。

- 康蘭英 KANG, LAN-YING：《榆林碑石》*Yulin Stele*（西安 Xian：三秦出版社 Sanqin Publishing House，2003 年）。
- 彭向前 PENG, XIANG-QIAN、李曉玉 LI, XIAO-YU：〈一件黑水城出土的夏漢合璧曆日考釋〉“A Investigation of a Tangut-Han Calendar Unearthed in Khara-Khoto”，《西夏學》*Xixia Studies* 第 4 輯（2009 年 7 月），頁 52-56。
- 彭向前 PENG, XIANG-QIAN：〈西夏漢文寫本《卜筮要訣》再探〉“A Reexamination of the Chinese Copied Text of Bushi Yaojue in Xixia”，《寧夏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 in Ningxia*，2010 年第 1 期（2010 年 2 月），頁 102-106。
- 彭向前 PENG, XIANG-QIAN：《西夏文《孟子》整理研究》*A Study of the Mengzi in the Tangut Script*（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12 年）。
- 趙小明 ZHAO, XIAO-MING：〈略論西夏的占卜信仰〉“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Divination in Xixia”，《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 39 卷第 4 期（2013 年 9 月），頁 102-108。
- 趙小明 ZHAO, XIAO-MING：〈黑水城漢文占卜文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The Past and Future of Chinese Divination Texts Unearthed in Khara-Khoto”，《昌吉學院學報》*Journal of Changji University* 第 1 期（2016 年 2 月），頁 65-70。
- 趙坤 ZHAO, KUN：〈英藏黑水城文獻《周易十二錢卜法》初探〉“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Zhouyi shierqian bofa* in Khara-Khoto Documents in the United Kingdom”，《西夏研究》*Xixia Yanjiu* 2016 年第 1 期（總 25 期）（2016 年 3 月），頁 32-37。
- 榮智澗 RONG, ZHI-JIAN：〈西夏文《瑾算》所載圖例初探〉“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Charts in Tangut *Jin Suan*”，《西夏學》*Xixia Studies* 第 10 輯（2014 年 6 月），頁 172-176。
- 榮智澗 RONG, ZHI-JIAN：〈西夏占卜考〉“A Study of Divination in Xixia”，《劍南文學（經典閱讀）》*Jiannan Wenxue (Classics)* 第 1 期（2014 年 8 月），頁 152-159。
-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NINGX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EOLOGY《拜寺溝西夏方塔》*Square Pagoda in Baisigou, Xixia*（北京 Beijing：文物出版社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2005 年）。
- 僧人 SENGREN：《王國與東方金字塔》*Kingdoms and Pyramids in the East*（成都 Chengdu：四川人民出版社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er，2002 年）。
- 薑歆 JIANG, XIN：《西夏法律制度研究》*A Study of Legal System in Xixia*（蘭州 Lanzhou：蘭州大學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2005 年）。

- 聶鴻音 NIE, HONG-YIN: 〈西夏本《經史雜抄》初探〉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Jing Shi Zachao*”, 《寧夏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s in Ningxia* 2002年第3期(2002年6月),頁84-86。
- 聶鴻音 NIE, HONG-YIN: 〈《禪源諸詮集都序》的西夏譯本〉 “Tangut Translation of the *Chan Yuan Zhu Quan Ji Dou Xu*”, 《西夏學》 *Xixia Studies* 第5輯(2010年9月),頁23-28。
- 聶鴻音 NIE, HONG-YIN: 〈西夏文獻中的占卜〉 “Divination in Tangut Documents”, 《西夏研究》 *Xixia Yanjiu* 2015年第2期(2015年6月),頁3-14。
- 羅福萇 LUO, FU-CHANG: 〈俄人黑水訪古所得記〉 “A Record of Khara-Khoto Documents in Russia”,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第4卷第3號(1932年1月),頁1-7。
- 黨菊紅 DANG, JU-HONG: 〈武威塔兒灣出土的西夏瓷壺〉 “Xixia Porcelain Pot Unearthed in Taerwan, Wuwei”, 《隴右文博》 *Long You Wen Bo* 2009年2期(2009年12月),頁81-84。
- 顧靜 GU, JING: 《中國歷代紀年手冊》 *A Handbook of Chinese Chronicle*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5年)。
- 日・大西啓司 ÔNISHO, KEIJI: 〈西夏の土着信仰に関する一考察〉 “A Study of Indigenous Religion in Xixia”, 《日本西藏学会会報》 *Report of 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第55號(2009年7月),頁27-37。
- 日・西田龍雄 NISHIDA, TATSUO: 〈西夏語訳六十四卦と鍼灸書〉 “Tangut Translation of the Sixty-Four Hexagrams and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Books”, 收入三笠宮殿下米壽記念論集刊行會 MIKASANOMIYA DENKA BEIJU KINEN RONSHŪ KANKŌKAI 編: 《三笠宮殿下米壽記念論集》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Dedicated to Mikasanomiya on His Eighty-Eighth Birthday* (東京 Tokyo: 刀水書房 Tōsui Shobō, 2004年),頁557-577。
- 日・西田龍雄 NISHIDA, TATSUO: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獻について〉 “About Tangut Documents Unearthed in Khara-Khoto”, 《日本學士院紀要》 *Bulletin of the Japanese Academy* 第60卷第1號(2005年4月),頁1-126。
- Dunnell, Ruth, *Tanguts and the Tangut State of Ta Hsia*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3).
- Dunnell, Ruth, *The Great State of White and High: Buddhism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leventh-Century X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 Galambos, Imre, *Translating Chinese Tradition and Teaching Tangut Culture: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 from Khara-khoto* (Berlin: De Gruyter, 2015).
- Ng Wai-ming,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Yijing* i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1 (April 2019), pp.19-36. DOI: 10.21866/esjeas.2019.19.1.002

Smith, Richard J., *The I Ching: A 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Solonin, Kirill J., “Three Teachings in Xixia and Tangut Identity,” pp. 26-27. 網址：
https://www.academia.edu/33573065/Three_Teachings_in_Xixia_and_Tangut_Identity (最後瀏覽日期：2021.7.4)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Yijing* Scholarship in Western Xia

NG, WAI-MING

(Received March 19, 2021 ; Accepted July 22, 2021)

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and impact of the *Yijing* [Classic of Changes] scholarship in Western Xia (the Tangut Empire)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The unearthing of Tangut documents in Khara-Khoto has paved the way for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Yijing* in Western Xia. This article is the first academic study of the *Yijing* in Western Xia, highlighting the ways that the *Yingjing*'s symbolism and divination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angut traditions. *Yijing*-related ideas and practices played a considerable role in different aspects of Tangut culture, such as medicine, architecture, art, military strategy, political terminology, calendar, divina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The Tangut people adopted elements from the *Yijing* based on their own cultural needs and preference. Like many other non-Sinic ethnic groups, the Western Xia's reception of the *Yijing* was selective and the preference for practical values such as divination, geomancy, medicine and the military was salient. The Tangut people were only interested in *Yijing* divination and paid less attention to its text, images and numbers. The kind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hybridity that characterize Western Xia culture is also evident in its *Yijing* scholarship. This pioneering study will shed new light on Song-Western Xia cultural relation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Yijing* into non-Sinic religions and cultures on China's northwestern borders.

Keywords: the *Yijing*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Western Xia, Tangut documents from Khara-Khoto, localization

